

進 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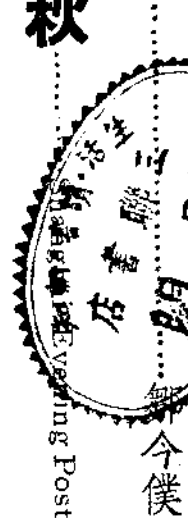
日三十月一十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角伍價售份每·版出六期星逢每

期八十第 卷一第

時事
述評

東北又成爲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金圓券
走法幣的老路——穆魯門的勝利

論農地改革



危急存亡之秋

政策

謠言與輿論

教育系的修讀指導

我是怎樣逃出波蘭的

科學版

原子彈對氣候的變化有影響麼？·橡皮鋪路·
一種數字新符號

通訊版

宋子文與廣東的「人民解放軍」……宋毅
搶購聲中話揚州……逸萍

The Chuang Tsin Weekly

Published by the Chuang Tsin Publishing Co.
161 Sze Ta Road, Shanying Road, Shanghai 5, China.

郵資 調閱 整期	航空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掛號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平寄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國外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每月 零售 每份	訂閱 價目
請補 繳價	可免 二張 八萬	套拾 拾萬 陸元	免拾 陸萬 元收	美金 二元 圓角	每份 五角	每份 五角

發行人 胡創進 編輯 善社 出版 善社 地址 上海五洲路一六號 電話 四九〇三九

時事述評

東北又成爲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近五十年來，全世界人民，爲着兩個炸藥庫，遭受戰爭的痛苦。第一個，是巴爾幹半島，第二個，是中國的東北。巴爾幹半島的爭奪，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東北的爭奪，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首頁。人類經過兩大屠殺之後，不僅不能奠定和平，而且殺氣更騰，我們有理由地看到東北問題，又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之一。

說到東北。在半個世紀中，曾使我東北同胞嘗着數次淪陷的痛苦：第一次，在本世紀初。長期侵略中國的俄人，趁義和團之變，揮軍南下，席捲東北，奸淫掠奪，無所不爲，給東北人民留下「大毛子」的深刻印象。第二次，即由俄軍盤據東北，不肯依約撤退，而引起日俄大戰。長春以南的廣大地區，化爲日、俄兩帝國主義的戰場；結果，雖俄敗且勝，而因戰禍受重大損失的東北同胞，却在以長春爲界的日俄瓜分勢力圈中，過着被壓迫的生活。第三次，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整個東北。俄國不願「中俄協定」，蔑視中國主權，既片面出賣北滿鐵路給偽滿，又承認滿洲國。第四次，中華民族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苦戰九年，唯一的希望，是使河山完整，誰知利用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俄國，却趁機達到大彼得以來所未有的目的。

東北之列入世界史中，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不爭氣。中國的統治階級，在近十五年中，爲着自私、腐敗、無能、貪污、不僅不能統一國家，且使民族獨立的哀機，迎面而去。此後，我們當見到，遠東恢復一九〇四年前的局面，東北與朝鮮北部，又成爲日、俄爭逐的舞台。這也就是說，代替英國的美國，不可免地，把俘虜的日本，武裝爲「美國世紀」之一「遠東的看門狗」。幸運的大和民族，既恢復自由，又將取得優越的國際地位。所可憐的，只有

我中華民族，又眼睜睜地，看自己的大好河山，充當別人角逐的場所！（成）

金圓券走法幣的老路

在通貨膨脹無法根絕的大前提下，實施硬性的限價（也就是把物價釘着於八·一九的價格），那表示「食肉者鄙」，毫無經濟學的常識。結果，不特使執行那政策的人，充當政治的犧牲者；而金圓券的信用，也由之一落千丈。人們會關切地問道：現在怎麼辦呢？

如果，政府不徹底地更改過去的自殺政策，把國庫的支出，全由公教人員、工人、農民、小商人負擔、而放在豪門、官僚化大資本家、有產者、那可有這肯定的寫案：金圓券必走法幣的老路。這也就是說：此後，我們將再眼見過去的一幕。在物價高騰之後，工資與薪俸，龜步地追隨；通貨由之更加膨脹。通貨膨脹率愈大，利息愈高，刺激物價，物價於是又領先快跑，工資與薪俸上氣不接下氣地追趕。如此不已，最後走到國民經濟完全崩潰的死路。

試問執政諸公：你們是否還要國家走這一條死路？如果，你們爲着盡忠於豪門，爲着奉承資產階級，仍走老路，也許在你們自己的立場，是合於邏輯，但，全國痛苦無告的人民，却無力、而且也不願再負那重担。這也就是說：勢之所至，必然是高唱着你們的喪歌：「時日曷喪，吾與爾偕亡！」（家）

杜魯門的勝利

這權美國大選結果，杜魯門及其領導的民主黨大勝，給與寄望共和黨及杜威的全世界反動、短視的政治家們，以極大的打擊。

杜魯門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本刊第四期的一時事述評中，曾在舉世不以爲然的時論中，筆者用「杜魯門的政治攻勢」爲題，爲它的讀者們指出民主黨的進步政綱，並有這結論：「素被觀察家們譏諷爲平庸的杜魯門，却表現他的政治智慧。」這個智慧，今日證明是杜魯門重坐白宮的担保品。

所謂杜魯門的政治智慧，有下述四點：第一，反對反

動的「塔字特·哈特萊勞工法案」使有組織、有羣衆的美國兩大勞工團體「美國勞工聯合會」(A.L.F.)及「工業組織委員會」(C.I.O.)，成爲民主黨的擁護者。第二，杜魯門保持羅斯福「新政」的若干政綱，得到「新政主義者」的支持，並分散華萊士的勢力。第三，堅決反對壓迫黑人的設施，不惜與南方頑固兼反動的民主黨人分裂，得到黑人的擁護。第四，對富人抽過份利得稅，增加工資，解決房荒等有利於平民的政策，使一般大眾頗能滿足。這四大要點，使杜魯門在平民眼中成爲比杜威較爲進步的政治家，自然地，可得到比杜威較多人的投票。至於，獲得大選勝利後的杜魯門及其領導的民主黨，能否實現那些諾言，那是另一宗事。

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傳統。自滿清教徒一五月花號」至殖民地起，經過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的美國人民，自然也有自己的傳統。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傑佛遜手擬獨立宣言中的「天賦人權」。任何美國統治者，只能用種種政治手段，欺騙美國人民，但不能公開地背叛那傳統、而拋棄它。杜威及其共和黨，赤裸裸地蔑視人權，受美國選民的唾棄，那不是值得駭異的事。

民主黨大勝了。素來把自己政治希望寄託於杜威的中國政治思想家，見到這消息，等於頭上打一悶棍。但筆者並非說：民主黨的勝利，就是「放棄中國」的兆徵。抱這一觀察者，其錯誤，不亞於把杜威勝利視爲美國大學援華的信號。須知：一個國家，爲着自己的國家的利益，有固定的方針，它不因任何政黨的執政而更改。在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今日，美國放棄中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世界霸權走那一步的人，不是白宮，而是別的。因爲，美國政治家有這一堅定的政策：在國內用「新政主義」緩和內在的矛盾，在國外，則援助開明的政權，以對抗蘇聯的進攻。若使，中國的政權，是愚蠢兼反動的政治，而且是毫不得到人民愛戴的統治，那美國就把它視爲沈淪，不願插足；反之，縱使是希臘，它也會以全力支持。試問，希望美國援華的當前中國統治者，你們的統治，是那一種呢。其次，我們還要說的：一個國家，只有自助，才能得到別人的援助。歷史上，從未有不自力更生之反動的，愚蠢的政權，而能得到外援。縱使得到它，其結果，還不是和滿清王朝一樣，在毀滅太平天國之後，使中華民族套上更粗的鐵鍊（不平等條約）嗎？

杜魯門的勝利，給全世界的政治家們以一個政治的大教訓。（家）



論農地改革

鄒今僕

——並給立法院諸公一個獻議——

一 引言

九月廿一日立法院會議，蕭鈺等八十六人提議的『農地改革法案』，立即引起廣泛注意和熱烈討論，在討論中比較值得注意的，第一為潘廉方等四十三提出的『農地農有、市地市有、富源國有』案，這在精神上是和蕭案大致相同的，而把它的範圍擴充到土地問題的全部。第二即為孔庚等『請確定農業政策將生產問題與土地問題同時解決以期達成民生主義』案，這是針對蕭案而發的，它具有着反對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積極意義，它想用生產問題去掩蓋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並以『耕讀傳家』等等傳統習慣去為封建的生產關係辯護。這樣就形成了正反兩面的意見，其結果，很可能延緩這個重大問題的處理。

其實，中國的土地問題，是積累幾千年的結果，已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脚石，應該急速謀得徹底而合理的解決，本無疑問；但是歷史傳統和既得利益常為反對改革的盾牌，本文擬就各點加以闡正，並對『農地改革法案』給以適當的批評，以就教於立法院諸君子。

二 從地權分配說起

要研究當前土地問題的性質，還應從現存的分配情形說起。關於土地權的分配，一向是缺乏精確的統計數字，茲特根據國內各種有關調查和估計，加以分析綜合，得出下列幾條近似性的結論：

- 第一，貧無立錐的雇佃農，佔農戶總數約百分之三十五，以農業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計，則雇佃農戶數即為二千五百二十萬戶。（註一）
- 第二，耕地極感不足的貧農（每戶自一畝到九畝），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三十八，其戶數約為二千七百三十六萬戶，約佔全國耕地百分之十七，每戶平均佔田四畝半。
- 第三，差可自給之自耕農（每戶自十畝到二十九畝），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十九，其戶數約為一千三百六十八萬戶，約佔全國耕地百分之三十三，每戶平均佔田十七畝。
- 第四，擁有多餘田畝之富農及小地主（每戶自三十到九十九畝），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七，其戶數約為五百零四萬戶，約佔全國耕地百分之三十二

，每戶平均佔田五十畝。

第五，每戶佔田百畝以上之大地主，約當農戶總數百分之一，其戶數為七十二萬戶，約佔全國耕地百分之十八，每戶平均佔田二百零八畝。

第六，全國農戶約七千二百萬戶，每戶平均約得田十畝。（註二）

從這個分析裏，即可看到問題的焦點，是地權分配的兩極化，一方面有貧無立錐的雇佃農二千五百二十萬戶，其生活完全靠赤手空拳的勞動，還得忍受苛刻的僱傭或租佃條件的壓迫；另一方面則為每戶平均擁有二百餘畝的大地主。因為大部份耕地掌握在極少數的地主手裏，而大多數貧雇佃農却急迫地需要土地耕種，于是就形成了操縱佔有和需求緊張的局面，這是極不利於佃方的；所以租佃條件就隨之苛細繁瑣，平均一般田租恒在生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左右。此外，我們還得特別強調的，由於幾千年來封建生產關係所產生的封建特權，地主不獨可以收獲超量的地租，而對於貧佃雇農的人格活動具有無上的決定力量，故土地所有即為社會權勢寄託的標誌，操縱地方政治，魚肉鄉曲小民，無所不至其極，而沒有土地或土地不夠的貧佃雇農階級，早已成為被剝削蹂躪的對象，他們除正租之外，還得向地主繳押金，供指使，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擺佈。實際從事土地勞動的貧佃雇農，以其勞動的結果至少有一半以上被剝削，所以他們經常感到無法生活的壓迫；蓋農民從土地裏得來的收入沒有能力維持這樣高的地租，這就是說，這一片土地並不能單獨養活地主和佃戶雙重人物；以往地主能從佃戶身上吸收這樣高的地租是因為佃戶們在耕種之外另有收入，收入的來源是傳統的鄉村手工業。手工業崩潰而地租不減，結果使貧佃雇農無法生存，造成日見嚴重的農村問題。土地勞動者既不能從土地的生產裏尋求最低限度的生活滿足，當然談不到餘資餘力來改良土地的生產力，因此地力日見降低，對於生產量的影響不問可知。幾千年來農民的命運是注定了地連繫在土地上，欲拔不能。現在受着無法生活的逼迫，加以政治潮流的激盪，他們漸漸覺悟了，漸漸對於土地集中和地租過高的事實，揚起了消極反抗的情緒，放棄農耕，逃亡四方，因此在農村中潛伏着可怕的動亂因素。

反對農地改革的人，常喜引用英美等國地主和佃戶在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其佔有的土地面積。來證明今日中國的土地問題，不在地權的集中，而在中國耕

地的總面積不納這樣多的人口。這是一種巧妙的逃避現實的看法。所謂集中程度，所謂貧富，都是相對而論的。根據中央研究院的估計，在民國二十二年，我國農業所得佔國民總所得的百分之六十一，地租佔農業所得中的百分之四十五；換言之，全國國民總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五是地租所得。這其中當然包括一小部屬於小地主及富農的，但這部份大致不會超過百分之八。這就可見僅佔全部農業人口百分之二的大地主，他們的地租收入約當國民總所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這樣所得集中的程度，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够厲害的。同時，地主階級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寄生階級，對農業勞動是沒有絲毫貢獻的。其唯一的藉口，就是土地也經常是用錢買來的（？）。但是我們要分別這一點與對生產的幫助是不同的。他們在買得土地之前和買得土地之後，並沒對土地增加一種特殊投資使地力改良，只不過在土地權的轉手上搗麻將，這絕不是一種生產性的經濟活動。因此，解決土地問題，消滅地主階級，無論從經濟觀點或社會公平觀點看，都是應該的。

三 農地改革對於生產和儲蓄的影響

還有一部分反對農地改革的意見，他們是比較高明的從生產總量和儲蓄立論。以為實現耕者有其田，除了實現公平的原則外，沒有其他好處。他們的意見認為，耕地總面積不變，農業勞動量和農業技術不變，改革前與改革後的不同點，只是所有權搬了家，結果農業生產總量不致有何增減。其次，在土地改革以後，自願儲蓄可能反而減少，從而妨礙到農業技術的改良和現代化的進展。蓋在改革以前，所得分配較不平均，小所得者如貧佃僱農，生活程度固然極低；但大所得者如地主，在其所得之中，除消費外，尚有若干剩餘可以作為投資轉移給工業。但在土地一旦改革之後，大所得者消滅，小所得者增加了，這些小所得者均是佃農，他們的所得大半是要用來消費的。因此，從整個看，自願的國民儲蓄豈不要減少嗎？

這種意見，我們應該加以批判的，因為他們僅把土地改革看成對於分配、生產、和儲蓄各別的靜態處理方式。動態的看法，必須記住生產和消費是人的行為，人的行為是有機的組合，一切有機的組合是通過內在的動機的，動機決定生產效率和儲蓄速率，儲蓄又影響生產效率，生產效率影響生產量，生產量又回轉來影響消費和儲蓄。從這個角度，我們來探究土地改革所影響於農業生產量的問題。首先，從提高農民工作興趣上說，這對他們顯然是有激發的作用的。他們知道現在為自己耕耘，勤勞的結果沒有被人剝削了，豐收就意味着一個完整的生活改良，誰不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呢？其次，在租佃制下，

由於租期不定與撤佃時地主對於佃戶在耕地裏所作的投資或改良未能充分補償，從而造成剝削地力的現象。一般活期佃戶既然隨時可被撤換，自然不願對土地作長期投資。如果土地改革了，佃戶變成自耕農，殺雞取卵的行為自會停止，並將竭力改進地力，以為長期打算，由於地力的保持和培養，結果，會影響生產量。第三，土地改革當可增加貧佃僱農這個階層的收入，除了補充以前生活不足外，必將特別節儉，以其所積蓄的資本投之於土地，例如買牛買鐮刀而至於挖塘築壩，這就是投資農業的實際過程。因此，從以上三點看來，土地改革是可以增加農業總產量的。

土地改革對於國民儲蓄的影響是怎樣呢？我們現在得回頭看看土地未改革時農村資本積蓄的情形。根據我們的分析，農村人口中有百分之三十五係貧無力耕種他人土地的至少佔農業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也就是說，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產品至少有一半是要歸到並不參加農業勞動的地主階級。換言之，農業總生產中每年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完全脫離農業生產者的掌握，變成了少數地主的較大收入。這部分較大收入，是否就會儲蓄作為再生產的資本呢？事實是這樣的：因為專憑土地上的生產是無法供養地主和佃戶雙重人物的事實，所以在地租付出之後，就不得不再向地主告貸以維生計。土地上的生產的東西，必定要除去養活從事土地生產活動的人，剩下來才有儲蓄為資本的可能。故在佃耕制下雖然造成了大所得，但大所得中有一部份在借貸的名義下重返農民手中作為消費之用，其餘還要經過地主們的揮霍用度，才有儲蓄為資本的可能。故問題是：土地生產必須減去從事土地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後的剩餘，才是真正的儲蓄資本；這種剩餘下來的可能的儲蓄資本，還是信託地交給地主階級，讓他們無償的消費一部以後，再來當作經過一番剝削後的儲蓄呢？抑是直接把它交給生產者本身，其間可以免除生產者受高利盤剝的手續並可無償消費而即變成真正的儲蓄？所以我們認為土地改革，可能增加真實儲蓄，因為農村中的無償輸出減少，寄生階級消滅，如果以從前約佔農產總量的四分之一歸入地主，這四分之一的一半又以借貸名義重返農民手中作為消費，則今後每年將有約當農產總量八分之一的淨餘，作為儲蓄資本了。

因此，用生產問題和儲蓄問題來，反對土地改革，是沒有充分根據的。自然，中國的土地問題不僅止於耕者有其田，還需使其生產現代化。但土地改革實為其必要的第一步，由此始可消滅封建生產關係，使農村中資本較快的累積，農民們逐漸會為了自己的幸福添購些進步的耕具，以現代生產工具的巨大性，很容易促使他們意識到聯合生產、聯合運銷、聯合購買的方便，這一切都是發展合作農場擴大耕種面積的有利條件。並且，因為土地改革是遵守着耕者始能有田的原則，過去會爭相購買地權的現象當可消滅，則農村資本即可自地權

的競買上解放出來，以之投於生產技術的改良或有關的各種工業設備。最後，由於地權的開放，派生於土地上的封建勢力亦必隨之而瓦解，這對於社會的進步、政治的革新、和經濟的改善，無形中去掉了一個致命的阻礙，其為益當不可估量。

四 農地改革法案的批評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當前的農地問題都是急待徹底解決，反對的意見是無法成立的。如何施行改革，始能合理而有效？蕭錚等所提『農地改革法案』，其要點可歸納如次：第一，全國農地一律歸自為耕作的農民所有，其面積以不超過維持一家八口生活必需之範圍為限。第二，農地承受人應對原地主清償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其地價規定為現租額的七倍，分十四年平均償清，現租額不得超過正產物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第三，原地主所收地價，如每年總額超過當地自耕農全年土地收益一倍者，就其超過部份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二倍者，減少百分之五十。超過三倍者，減少百分之七十五。超過四倍以上者全部減去。這項減少的地價，農地承受人仍須照繳於政府，另作他用。第四，自清償地價之第一年起，原地主即終止繳納地租；取得土地的新自耕農，負納稅之責。但在其他價未清償前，地稅不得超過其正產物的百分之十。第五，各鄉鎮設立農地改革委員會，辦理農地改革有關重要事宜。由九人組織之，僱佃農共佔代表四人。第六，改革後非自為耕作之農民不得購買耕地。

這個草案不可否認的是脫胎於本年三月廿日南京土地改革協會的『土地改革方案』。那個方案曾受到各方的批評。很顯然，這次立法院所提的是有所修正的；但果減下來的地價，並未歸之於昔日的佃僱農，却歸之於政府，雖規定政府只能用作社會公益及戰士撫恤，這仍是不妥當的。社會公益和戰士撫恤是整個國家的事情，不應再把這副重擔壓在瀕瀕已極的農村上。而應該特別注意到貧佃僱農生活的改善。根據蕭案而實施農地改革，貧佃僱農的生活是否可得改善呢？他們將在改革第一年起，須付地價約當正產物百分之十八點八，地稅百分之十，二者合計佔正產物百分之二十八點八，較改革前約可增加正產物百分之八點七的收入。但在農村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即一切攤派雜捐，大都以土地的多少為標準。現在田賦由新自耕農繳納，則攤派雜捐自然也落在他們頭上。因此，他們的負擔，總算起來，可能較以前更重。唯一的希望是清償地價的十四年以後，在最低的生活一年難挨一年的煎迫下，漫漫長夜的十四年期間，以我們中國人平均壽命之短和世故多變，在他們看來，真可說等於一場空夢。無疑的，貧佃僱農的生活，是需要即刻加以改善的，否則一切改革辦法，都不能解決真正的農村問題。因此，清償原地主的地價，為了社會的安定和承認既成事實，我們並不贊成完全取銷，但須大大減低。土地承受人每年向原地主償還地價約當正產物百分之二十，分七年償清，在這七年償還期間，地稅仍由原地主負擔。這樣，在貧佃僱農方面，其生活當可獲得即時改善，實為紛亂

的農村一大安定力量。在原地主方面，給以七年充裕的時間，俾便從容另謀生計：在這七年內，以平均每戶佔二百畝田計，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正產物，即約當自耕四十畝田的收穫，再減去百分之十的田賦，還值二十畝自耕的收穫；這足可維持生活了。至於出佃一部土地的富農或小地主，因其經常自耕一部或有其他職業方面收入，生活亦不致有問題。但如超過某限度地價收入之地主，仍可採用地價累減法，其累減下來的收入，可當作農村合作社的公積金或基金。

在農地改革過程中，各鄉鎮農地改革委員會太重要了，因一切估價、登記、登記、收繳等手續，均由它辦理，可能是農地改革成敗的關鍵。蕭案中規定的委員九人，僱佃農只佔其四，他們少於半數，而必為沒有多少知識的人。其他五個委員，如非地主階級亦當與之有或深或淺的關係。叫四個鄉巴佬的僱佃農，怎能在他們面前發表意見，欲求其發揮作用，那更難想像了。所以僱佃農的代表至少要超過半數，而一切議決均採過半數的自由表決制，這才始有真正利於改革的進行。

此外，還須值得特別注意的，即貧佃僱農的債務問題。在今日農村中，他們普遍地受着高利貸的負累，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如不予以妥當處理，仍為改革的一大障礙。作為債權人的地主，很可能利用債務關係向僱佃農施加壓迫以達其阻撓土地改革的目的。農村中的債務發生，絕大部份是來自封建的生產關係，為了公平，為了進行改革，都有全部廢除的必要。備備規定不得扣押或拍賣其農地、房屋或其他生產工具是不夠的。因為在債務的逼壓下，他們將立即感到有土地為累。對於他們生產或生活所需，政府金融機關予以便捷的通融，當亦為重要。

這次立法院所提出的農地改革法案，在性質上是溫和的，在辦法上是可行的；如果能夠加入上述的修正，相信可以收到相當的效果。綜觀近來院內的辯論，如果把土地改革擴充到全部，自是理想，但以緩急輕重來分，還是從農地改革做起來得好。其他反對方面的意見，前面會加以各別剖析，不知可供有所參攷的價值否？

總之，土地改革是勢在必行的，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社會的急需。誰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誰就能贏得百分之八十的人心。這是當前中國成敗的關鍵，萬萬不可忽視！

註一：卜凱等『中國農家經濟』所據金陵大學全國廿二省調查報告，以僱農佔農業勞動百分之十五，經濟評論二卷廿一期陳振漢教授『中國土地分配的不均程度』，曾推定無地佃農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二十。兩項合計，僱佃農約共佔農戶人口百分之三十五。

註二：關於貧農、自耕農、富農、及地主所佔農業戶口百分比，係根據民國二十三年南京中央土地委員會統計，再加入註一所引佃僱農數字予以折算而得。其各別佔田畝數，係直接引自該統計。



危急存亡之秋

Shanghai Evening Post

翁文灝院長是一個極廉正而有才能的人。祇是由於一種愛國的責任感，才使他毅然出任他自己也覺得他並不適合的政治上的高位——行政院長。事實上，在目前這種局勢之下，行政院長職位的這項工作，是沒有人能够十分適合的。這是一件注定了的事，除非行政院長與其同僚能密切合作，但這種密切合作的情形，過去未曾出現。故鑒諸既往，我們也難期這種密切合作的情形能在將來出現。

因此，在本星期二翁院長出席立法院會議時，他作了一次莊嚴的報告，就其所作之一切措施，解釋經濟改革失敗的情不可原。翁氏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他有權利提出辭職了，我們相信在目前這種局面下，對翁氏而言，辭職像是一種特免。所有其他閣員也將願隨翁氏而總辭，且亦應隨翁氏而回去。

翁氏認為過去的事是一種錯誤，我們同意他這一切批評，我們也極端敬佩翁氏。翁氏說到政府收兌人民的金銀外幣，似乎是一件值得驕傲的成功的事，但正因此一故，公正的批評家却覺得這是一件慘慘的事，因為假如現在金圓券又贬值下去，則中國的中層階級便將一無倚靠了。況且政府強迫人民交出其數年萬苦千辛所積得的僅有一點緊藏着的積蓄，以兌換金圓券，但政府對於因兌換這批金銀外幣而發放出來的一股金圓洪流却無徹底健全的疏導辦法。致造成金圓泛濫的局面，終釀出瘋狂的物資「搶購潮」。這種「搶購潮」，是政府自己應該直接負責的。

政府沒有有效運用一大部份政府的新外匯去購買重要的進口物資，這真是一件錯誤的吝嗇。這一失策，依已發生的事況看去，是不愉快的。翁氏引證說，政府手中有一億九千萬美金，在過去兩個月中，用於換取外匯的僅用了二千二百萬，這造成了一種怎麼樣的結果呢？試請看吧！從另一方面說，假如有大批的正當的進口物資充滿着樹架，物價下挫，激勵着工業，殘破的經濟局面，尚可望有一般的改善。

但當說到極重要的軍事，任何正直的人士一定覺得惟有同情翁氏的處境。

翁氏也像全國人民一樣，是一個黨的犧牲者。這個黨，正極像歷史上的波旁（Bourbons）王朝（譯者按：波旁王朝，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對象），它甚麼也不會忘記，却甚麼也沒有學習。這句話的完全適用性，謹留給我們的讀者去體會。

翁氏證實，現在軍事上的支出，和過去幾年一樣，佔政府全部支出百分之七十。無論自任何標準言，這都是一個極令人反對的浪費，除非能在戰爭中，獲得最大的全勝時，這項支出才能算是止當的。因為我們可以假定，戰爭全勝獲得之後，軍事上的支出便將立即開始急劇下減了。換句話說，就是政府是從事一個大賭博以求獲得一個大勝利。

尤其可驚的是翁氏指出：只在八月份內，僅用於東北一地的軍事支出便達一億金圓。這就約佔政府半年的全部支出預算的三分之一。八月份僅用於東北的軍費，等於八月份全國總支出預算的兩倍，而結果却仍是東北喪失。

面對着這種軍事處置的失當，任何行政院長也束手無策。再者，政府縱然有正確的經濟政策（翁氏無此政策），但在軍事逆潮猛擊之下，政府也無法用以支持政治上或經濟上的防線。當戰事情形惡化的時候，經濟上種種鎮壓手段是沒有任何積極有效的效果，反而祇是使之更加惡劣。換句話說，在任何事變之中，人民却是較謹慎，又當經濟法令宣佈時，縱然全國各地人民所表現的道德水準很高，但法令本身也不能使經濟有所改進。

翁氏辭職後，誰來繼任組閣呢？我們猜測，像翁文灝這麼好的一個人却遭了失敗，這是翁閣辭職之外，將有某種激烈的補救處理辦法的信號。一定有些新政策出來，並且我們相信將有些新人物登台。這兩宗事，應該兼有，因為「黨國元老」表現沒有適應危局（牠不會突然發生，或無因而來）的能力，却是千真萬確。假如中國是陷於困厄之境，就有完全肯定的理由，應由高級官員們負完全的特種責任。這是人為的危機，不是一個人力無可挽救的地震。（楚士譯自十一月四日大美晚報）



論不限價的「核本定價」政策

李立中

經濟政策的基礎，是建築在經濟理論上的。沒有經濟理論的經濟政策，便是盲目政策，等於沒有指南針的航行。不幸得很，政府的經濟政策，一直是在不斷的作錯誤試驗，錯了便改，改了又錯。以人民生活作試驗，這是不寬恕的失責。政府經濟政策的聲討，一向出諸於少數人。從未博採羣議，從未重視經濟研究者。這是現代政府中所僅見的現象。書生雖不足道，但其所研究的理論，自有其應具的價值。這篇短文，即是想從理論上，來分析「核本定價」的物價政策。在未談「核本定價」政策之前，我們先談限價政策之所以失敗的原因。

限價之有效，有一原則：即不是限目前的價格，而是限將來的價格。換句話說，目前的價格，所表示的僅是目前的供需關係，經管當局不能據此而限價，它必須預測將來供需關係的變化，從而決定適合於供需兩者的價格。譬如：假定限價期間規定一年，而限價開始是在一月間，則所限的價，不能是一月的價格，而應是十二月間的預期價格。在十二月裏，商品生產量多少？通貨流通量多少？於是據此而作價值估計（Value Calculation），從而決定預期價格。這樣的限價，然後始能有效，這是統制經濟的基本原則。如不這樣作，則價格即不能表示「稀有關係」（Scarcity of Relationship）。據不能表示商品間稀有關係的價格，而限價，則限價不備無效，而且擾亂生產過程。

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預期價格，而限價兩月？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作價值估計，必須有一個前提：即有一個比較穩定的貨幣價值。這是我們所不具備的。在發行無法控制，生產無法保證，市場無法穩定的情形下，根本無從作價值估計。縱使一個月的限價，亦不可能。於是我們所實行的超經濟性的政治性限價，失敗了。

限價取消，政府改行「核本定價」政策，此一政策，是否能有救呢？

「核本定價」是什麼？是不是即所謂「議價」。若然，則它與限價不同處，是否可以說是在於：一是硬性的限住價格，一是彈性的調整價格。但兩者都有共同的地方，即都仰賴於運用價格機構，以控制物價。我們曾經說過，仰賴價格機構，而限價的價格，應是將來的價格；而不是目前的價格；若然，則同是仰賴價格機構而議價的價格，是不是也應該是將來的價格，而不是目前的價格？學理上的答覆，應是肯定的。假使是這樣，那末，上海社會局現正進行中

的議價物品，如豆油、呢絨、毛絨、火油、煤球、捲煙、火柴與肥皂等，所議的價格，是目前的價格呢？抑或是半月或一月後的價格？又在議價的過程中，如何始能確定所議的價格，是適合於供需關係的均衡價格？

假如我們要合理調整價格而從事議價，則必須在限價取消後，一個時期內，放任物價，由供需關係，尋求其自然價格，然後，再根據此自然的均衡價格，重新議價。此種價格，方堪稱為合理調整。但是，現在我們是不是這樣作？事實告訴我們，政府並未這樣作，也不敢這樣作。因為，物價一旦放任，將如脫韁之馬，一發不可收拾，故緊隨限價取消之後，即實行議價。這樣，所議的價格，當不是表示稀有關係的自然價格。不是自然價格，便不能稱為合理的議價。同時，我們還可以斷言，政府因懼怕物價漲得過高，（潘公展氏曾說：各業核定價格時，應以最低之實際成本為準繩。）其所議的價格，一定是目前的價格，而不是將來的價格。若然，則議價能收多少效果，頗成問題。黑市之存在，又將是必然的現象。

抑且，這裏還有一個議價的致命傷，即糧食不議價。規定「依然市價交易，自由運銷」。糧食既然不議價，即是說，聽任糧價由市場供需關係，自由上漲。糧價既可隨時上漲，則其它商品如何不能跟隨上漲？糧食係一切商品價格之主要決定者，糧價漲，其它商品未有不作同時上漲者。如同時上漲，是不是社會局須要隨時議價？這可能嗎？

我的意思是，物價政策應縮小範圍，僅將日用必需品，限價分配與公教人員及產業工人。範圍小，容易作到。除此外，既然不限價，也不必議價，任商品尋求自然價格。這也即是說，實行雙重的價格制度。過去，蘇聯實行限價政策，同樣商品，會有五種價格。我們行政機構不健全的現在，不能仿行，雙重價格制，似屬能力範圍內，所能辦得到的。

關於這一點，北平教授十七人所發表的意見：「按八一九限價，由政府實行按人口配給主要生活品」，與我的意見有出入。範圍似嫌大了些。舉一個例子：米麥是主要生活品，據糧食部的估計，本年度米的產量為九二七，四八〇，〇〇〇担，麥的產量為四四八，九八〇，〇〇〇担，但由於戰爭與天災，可能的收穫量，米為四〇六，九一〇，〇〇〇担；麥為三二七，七（下接十三頁）

謠言與輿論

陳定閔

我曾經在今年的夏天，寫過一篇「謠言——社會安寧的晴雨表」，我的結論是謠言的流行足以反映社會秩序的不安寧。謠言雖是一不可靠的捕風捉影，但他多少也可以看出人民意志的趨向，未始不可以作為輿論的一方面來看。本文的目的即在說明此結論的最後一點，從謠言中來探索人民的輿論。

謠言是不可靠的事實之流傳，他既不可靠，往往也不為人所重視。但我們細細分析謠言之所以產生的，全由於某種社會背景促成的。例如今年春間火燒金山寺，即謠傳「天下將大亂，要換朝代」。這全是一種無因果關係的揣測，當然不值得稍有理智的人一加考慮的。我們如果再進一步的研究一下，為什麼火燒金山寺而一般愚民即聯想到「天下大亂，更換朝代」的謠言呢？為什麼其他的火災並不引起類似的謠言呢？這是有其社會的因素存在的。第一，社會多少已在動盪不定中，人民時時懷着一種恐懼的情緒觀察各種事物的變異。近百餘年來，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一直沒有安定過，不是異族的侵略，就是國內的紛爭，人民已習於處變，乃驚於虛亂，成為驚弓之鳥，受不得一點刺激。而況這十年來的戰火遍全國，人民在轉手溝壑之餘，極容易產生出一種增加恐懼的流言謠傳。金山寺是一座名聞天下的大廟，他一遭火燒，人民恐懼的情緒立刻在此新聞中發洩了。第二，人民對現實的社會生活不但不想打破苦悶的局面？誰不想換一個局面？於是產生出一種極不情理的謠言，——「更換朝代」。前面說過，這是謠言，因為是謠言，都是捕風捉影，不可靠的；因為不可靠，所以也不為人所重視。但我們一分析，謠言雖不可靠

，他至少可以反映現社會中人民的情緒與意向，他至少可以看出人民的兩種心理：（一）對現實的恐懼與煩惱，（二）對現實的改變與希望。從這方面看來，他雖不是輿論，但多少可以表示輿論的一部份。

輿論是比較合理的，謠言是不合理的，輿論是羣眾意見的組合，多少是理智的；謠言只是一種心意的流傳，沒有經過討論與組合，當然是不理智的。但是輿論產生於公衆或羣眾之中，代表公衆或羣眾之比較積極方面的意見；謠言也是產生於公衆或羣眾之中，他所表示的是公衆或羣眾之比較消極方面的意見。在心理的基礎上說，輿論與謠言並無大的差異，不過其可靠的程度上有其差異而已。我們在舉世騷然，動盪不定的社會生活中，我們常常對某也有所批判，有所希望，對某一件事有所批評有所希望，往往以輿論表達之，此輿論是代表我們的意見，代表我們的希望。有時人民的意見與希望無法由輿論的方式表達出來，甚或因輿論被控制；或是為權力所控制，或是為其他的輿論所控制，但人民也決不會即沒有意見的，他們的意見遂經過謠言表達之。所以從表達的意見言，輿論之與謠言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差異，不過其所代表的可靠程度有差異而已。

西漢的元成哀平之間，是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時候，也是社會生活最動盪的時候，米價昂貴，四方飢饉，流亡轉徙盜賊如麻，加之政治不修，富豪侵蝕，人民已到了無法苟延殘喘的時候。求改革的思想在這時已成爲尾聲，一般人民甚至是有備者都把改變現實的希望寄託在織緯之中，輿論是謠言活動的時期，也正是輿論走入消極表達的時候。元帝時童謠：

「井水溢，滅灶烟，
灌玉堂，流金門。」

成帝時童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花不實，黃爵集其顛。

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這是謠言，但也是人民的希望表示出人民對現實的反抗，對現實改變的一種企求，而如緯書中的「五星門，天子去」，則更是具體的。我們名之爲謠言可，名之爲輿論亦無不可。因爲這種謠言是產生於人民意見之中的。

晉惠帝時，司馬氏的政權本來是沒有理想，只有陰謀篡奪，道德淪喪，思想沒落，加以異族的侵略，王室的腐化，士族的豪奢，人民的困頓，在在表現了社會問題之嚴重，社會制度的矛盾。政府的限田政策，只是便宜了兼併的人，並沒有來一次大的改革；甚至有人主張息欲明制如傅玄者流，也不過是一種說說而已。到了晉惠帝，在民族的危機中，社會生活總崩潰了，於是又成爲謠言活動的時期。惠帝時洛陽童謠：

「鄴中女子莫千妖，
前至三月抱胡腰。」

這個童謠流行不到一年，石勒劉曜的判亂爆發。這並不是由於謠言可以預言，而是人民已經看到民族的危機，社會生活的腐化，而作以童謠，是社會的背景造成這種謠言，而不是謠言促成社會變亂的。如果是有識之士，看到這種危機遲早要爆發，發而爲文，獻之於政府，流之於社會，成爲衆所公認的意見，即成爲正當的輿論，如江統的徙戎論是。然而事實上徙戎論一類的輿論不易產生，前面說過，司馬氏的政權本身是黑暗腐化，對於思想的控制已使正當的輿論不易產生，士大夫除掉放蕩縱慾而外，已經沒有勇氣再提出正當的意見。晉康的「每非湯武而傳周孔」（與山巨源書）一句話，遂掉性命，在這種局面之下，豈能有正當的輿論產生？五胡侵入以前，社會上沒有正當的輿論，沒有批評改革的思想，一到了社會問題尖銳化，變亂自然發生，謠言也自然成爲發洩意見的一種機構了。紀元二百九十七年，陝西大飢，物價騰貴，百姓窮迫，異族多爲佃客，爲漢人所壓迫。在社會問題嚴重之

下，他們飢饉之食，死亡流散，遂成了侵殺中原的主動力。這種亂象在謠言已有徵兆，但畢竟因為是謠言，除掉給人民一種心理上的威脅或滿足而外，在黑暗的政權下，是不會有人注意的。如晉永嘉初洛中童謠：

「洛中大鼠長二尺，若不早去大狗至。」

這全是對於現實的詛咒，對於未來的恐怖局面的揣測。時東海越王與荀晞構怨，所謂二鼠，當指此二人，大狗當係指胡人，如果有正常的輿論批評此二人構怨的危機及異族侵入的可怖，晉室如果接受此輿論，能改革之，當不致有永嘉之亂，不幸的是晉室的政治不可能產生輿論，人民的意見，遂成爲如此的謠言而表達之。結果呢，「大狗」竟然來臨了，中原人民遭受亙古未有的慘變。永嘉中又有這樣的謠言：

「秦州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

恐懼的心理，在人民之間已經夠濃厚了，人民對現實的苦悶，對未來歷史命運的恐懼，遂有此威脅的團體安全的謠言，此謠言令我們在一千多年以後的人聽之以後，仍不免有幾分的可怖，在社會極度動盪，危機四伏甚至暴亂不已的局面之下，焉能不聳人聽聞，不流行於羣衆之中。所以更自然的產生出皇帝中的童謠：

「天子何在田豆中」

這不但是一種恐懼，而且成爲一種企求，一種理想了。此也足以說明，謠言雖是不可靠的捕風捉影，也多少也可以看出當時人民心理動向。

南北朝的時代是什麼局面，南方是士族與寒人鬥的局面，士族的腐化與沒落已經註定了，但是他們在經濟的剝削上並沒有稍息，社會問題的嚴重性當然是與日俱增，人民的怨恨與忿怒也與日俱增。梁武帝時的謠言：

「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沒未開，使我心徘徊。」

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

照南史的記載，說這個謠是對著皇太子而發的，但照字面看來，實際即對統治者一種咒詛。梁大國中有謠言：

「青絲白馬壽陽來。」

南史隋書五行志曰：「梁大國中有意謠，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青絲爲勒以應之。」這是作史者的一種文筆的戲法，我們當然不能視之爲可靠，但從這個謠言的內容看來，牠已經比「鹿子城門開」一謠更含有企望的成分

，而其所詛咒的情緒更濃厚了。這雖不是謠言，——亂世本不易有輿論的，——但却可以代表輿論，因為謠言的產生與流行，早就透露出社會的病態與政局的危機了。

當時北方正在異族統治之下，有錢有勢的一等豪門士族早已渡江而東，在南方大展其剝削的能事，而北方則是殺戮，流血的生活。人民又是什麼情緒，後魏宣武孝明時謠言：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齧斷索。」

這全是對於異族統治政權的一種咒詛，也是對當時現實社會的求變革的一種理想。到北齊，人民所企求的和平統一在謠言裏便出現了：

「金作掃帚玉作把，靜掃殿屋迎西家。」

在沒有輿論的社會中，謠言即是輿論，謠言的流行，即輿論之沒落。在這裏更可以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證明。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謠言雖不免捕風捉影，但牠之所以產生，之所以流行的，也是人民意志趨向的一方面。牠一方面代表人民對某些事物的憎恨，恐懼；牠一方面表達了人民的願望與企圖。牠雖非輿論，但可以視之爲輿論之一方面。

其次，我們也可得到一個結論，社會到亂時，正常的輿論難以產生，思想的發洩受了窒息時，便是謠言活動的時期。西漢的上半期是社會改革思想最充沛的時期，謠言不多，但到了元成哀平之際，西漢的，政治，經濟，社會走下坡路，改革的思想漸次沒落，謠言遂油然而生，甚至社會改革家引用謠言的力量以灌輸其改革的企求，所謂織緯文學的興起即是如此的。司馬氏的政權是黑暗腐化的政權，思想的沒落尤甚，終晉之世，欲求西漢的社會改革的思潮已屬不可能，於是只有是謠言的天下了。南北朝一百多年長期的黑暗，腐化，血腥，正常的輿論更無產生了，謠言又成爲這個長期黑暗的局面中控制羣衆的重要機構了。以上不過隨便舉一二個例子而已，但從這幾個例子中即透露出一個最顯而易見的道理給我們，輿論的沒落即謠言的興起，謠言的流行足以說明輿論之被窒息。

這幾年來，全國在戰火之中，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已無可諱。大局如此，而一般豪門，食官，奸商，地主仍在不停地吸人民的血，食人民的脂膏。今天連一升米，二兩油已成爲最困難的事，而況大批的流散，飢饉，死亡，殺戮，人民生於水火之中，恐怖

的情緒襲擊着每一個人的心，如此局面，焉能不產生謠言。姑以一二謠言爲例，分析其性質。

自八月裏黃雲雲集特發起，和謠一直斷斷續續，不絕如縷。這個謠言的產生是極明顯的表示人民厭戰，老實說，今天一般老百姓已經在十年來的炮火洗禮之下，吃盡了戰爭的苦頭，喊三個月即可以肅清的將軍，息影台灣，怕也無意於戰爭了吧，人民所希望的就是和平。老百姓想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之後，能稍事喘息，以苟延此殘生，再來復興家園，替下一代圖生活改進的計劃，不幸的是「打」，「打」，「打」一切幻想，夢望均被炮火燒毀了。所以只要時局到了苦悶的時候，和謠即不脛而走。同時，正如陳子展教授所云：「和平」久已是犯禁的違礙字樣，令人不敢從口頭說出或筆下寫出了。」（見輿論半月刊一卷五號）輿論中找不到這一類的意見，當然只有出諸謠言的形式，此雖爲一謠言，但在輿論不易產生，牠代替了輿論，表達一部份甚至大部份人的意見。

另一類的謠言是關於戰事失利的謠言，往往謠傳某地失利，某也被俘，因爲謠言中即牽涉到整個的政局的謠言。這種謠言的產生，是由於人民對於戰爭的恐懼所生，這十九年來誰沒吃盡逃難流亡的苦，除非是豪門貴族，富商士紳，他們發了國難財，接收財，當然更想再發上一次財而外，其餘的平民老百姓，一家數口，已復難以糊口，在飢餓線上拚命的掙扎，一聽到又要聽到炮聲，又要過着流亡轉徙的生活，焉能不小心惶惶有所懼。人是一個動物，動物要生，人也是生；動物怕死，要安全的生，人也怕死，要安全的生。螻蛄尚且貪生，而況人乎？一到生存有威脅的焉能不揣測，不臆斷。揣測與臆斷固不可靠，但極端恐懼的情緒之下，願生且不暇，遑論理智的判斷，遑論理性的推論。再加之最近七十天的經濟改革，忽然跳出一個經濟空前的恐慌現象，十一月一日以前是「斷流」與「停擺」的現象，而今天又是價高錢少的現象。一個規規矩矩的工資收入者（公教人員也當視之爲工資收入者，美其名爲薪俸）還不是在豪門奸商，食官污吏的手法之下，在束手待斃，請問要他如何樂？要他如何不相信失利的謠言。這一類的謠言是消極的成分更多於和謠，在這一類謠言之中，人民沒有希望，但却充滿了批評和苦悶。再進一步看，牠之所以產生的，除了上述的因素而外，新聞報導的不夠圓滿也是使牠誕生的好機會。政府對於報紙報導新聞，仍採一種控制的手段，往往對於戰事的失利的記載或不發表



教育學系的修讀指導

王秀南

假如你是想進或已進了教育學系！那末，我將提供你對於教育學系修讀的指導：

(1) 初步的修讀——你既許願為教育獻身，便當立志為教育修讀。下面不多不少的廿二本專書和三種雜誌，是值得你去修讀的！

甲、專書的閱讀——按照順序，一口氣的讀下去：
A. 教育概論——一、范任宇：教育概論（商務）；二、羅廷光：教育科學綱要（中華）。

B. 教育史——三、王鳳喈：中國教育史（正中）；四、雷通羣：西洋教育通史（商務）。

C. 比較教育——五、常道直：比較教育（中華）。

D. 教育行政——六、劉真：教育行政（中華）；七、鍾昭華：怎樣辦幼稚園（華華）；八、王秀南：戰後中國的國民教育（商務）；九、張文昌：中等教育（中華）；十、羅廷光：師範教育（正中）；十一、鄭恩淵：職業教育研究（商務）；十二、孟憲承：民衆教育（世界）。

E. 教育心理——十三、董孝燦：教育心理學（正中），十四、林漢達：向傳統教育挑戰——學習心理講話（世界）。

F. 教導方法——十五、趙廷爲：教材及教學法通論（商務）；十六、李相勛：訓育論（商務）。

G. 測驗統計——十七、孫邦正：心理及教育測驗（文通）；十八、艾偉：教育統計學（商務）。

H. 教育理論——十九、朱經農：教育思想問題（商務）；二十、張樂原：教育生物學（文化）；廿一、雷通羣：教育社會學（商務）；廿二、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商務）。

I、雜誌的翻閱——國內的三大雜誌，如教育雜誌（商務）、中華教育界（中華）、教育通訊（正中）等，必須定期翻閱。

(2) 更進的研究——假如你已經鼓起勇氣，先後讀完了上面的廿二本專書，又不時和教育刊物接觸；那我可擔保你已經叩進了「教育學之門」了！不過教育的園地，五光十色，美不勝收；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就不得不由泛求實，從博入精，而認定教育學中的某一部門，多多選讀，做着更深刻的研究哩！

然而，你想認定那一部門做你深研的對象呢？教育哲學門、教育史門、教育行政門、中等教育門、初等教育門、教育心理門、教育方法門、社會教育門……這些門類，都該根據你的性別、年齡、能力、興趣等等，而早有所抉擇。就一般的情形言（自然也有例外）：甲、論性別，大抵男的近於教育行政、中等教育、社會教育的修讀；而女的則近於教育心理、初等教育、教育方法的學習。乙、論年齡，大抵長的宜於教育史、教育行政、中等教育的修讀；而少的則宜於初等教育、教育心理、教育方法的選讀。丙、論特殊能力，大抵具有抽象智力的，合於教育哲學、教育心理、測驗統計的選修；而富於具體的或社會的智力的，則合於教育行政、社會教育、教育史的攻讀。那末，你的能力和興趣，究竟合於那一門類？就該在第二學年開始，慎重考慮，而有所扶擇了。

(3) 學術的修練——教育是一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所以修讀教育學系的，要普受「教育學」(Science of Education) 的洗禮，也要通過於「教育術」(Art of Education) 的鍛鍊。然而你將怎樣來接受這學術的修練呢？

甲、眼到——學術修練的第一着，便是眼到：

A. 書本的閱讀——「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就是得益於書本的閱讀。課內所指定的教本和參考書，固然重要；而課外的自由閱讀，也不可忽略。專書雖然體系分明，但在時效上則不若雜誌的新鮮，所以兩者必須兼顧。

B. 實地的參觀——教育究竟是一種實際的事實，靜的教本固然要讀；而動的教本如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育機關、社會教育機關、乃至教育實驗區、和其他的教育活動等，却不能不看。揣摩其特點而研討其缺點，都是非常重要的。

C. 影劇的揣摩——此外，為教育而設計的電影，如美國的「大英百科全書」和中國的「武訓傳」等，固然值得一看；即普通的教育文藝片，如「蘇聯之光」、「居禮夫人」等，也是非看不可的。至於「桃李春風」等的話劇、「愛麗思遊記」等的木偶戲，乃至教育的幻燈片等，都值得揣摩。

乙、口到——學術修練的第二步，便是口到：

A. 朋友的切磋——所謂「三人行，必有吾師」。看過書報，有何疑問，不妨開口請益；參觀學校，有何問題，無妨極舉質疑。個別請益，固然重要；團體切磋，如結社研究、舉辦座談、演講辯論等，也很有益。

B. 師長的請益——友朋切磋所難於解決的，便當舉以請教師長。就是平日學習，也以親近教授為要着。因為教授上課，雖富於統系，但多簡焉不詳；祇有從平日的交遊中，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隨處可以體會教授的思想和生活，實為無上的收穫！

C. 專家的訪問——我們既獻身教育，便該利用機會，隨時隨地去訪問專家。不但可以接受其寶貴的指示，而且可籍以領悟其為人、治學、處世的态度。如果因此而產生了信仰，產生了力量，那就是我們之所謂「副學習」。

丙、心到——學術修練的第三點，便是心到：

A. 懷疑的態度——不論讀書報、看學校、觀影劇，乃至友朋切磋，師長請益，專家訪問等，處處需要以虛懷若谷的心情，來領略教育的理論與實際。所以對於

每一問題的研究，都該問問「是什麼」What? 「為什麼」Why? 「要怎樣」How?

B. 比較的眼光——檢討過去，研究現在，而想想將來，這是研究教育所必備的眼光。何況省些教育書報和教育設施，見解互異，措施背馳，更需要我們的比較和批判。最奇怪的，是有些問題，在一書所不甚了了的，便當同類的兩書並讀，才可豁然貫通。

C. 反省的精神——看過書本，聽過演講，和參觀過學校……我們都需要反省的精神，以回想自己從前受教育的經驗；並從而想像自己是一個教師，教一個像自己的學生，應如何改變自己過去所受過的教學方法。此種反省，往往可以產生新的創造。

丁、手到——學術修練的後一門，便是手到：
A. 螞蟻般的搜集——研究教育，首須搜集材料；而材料的搜集，則須具有螞蟻般的勤勞：
一、書籍的選購——一位教育學者，必須須有書齋的嗜好。一本新書的購進，約約翻閱一番然後放書架上；必須精讀的改日再看。
二、雜誌的編訂——看過的刊物，便一篇篇的拆開，放入「雜誌報分類櫃」中。待各類論文，集有成數，便裝釘成冊，編上論文目錄，標上小冊名稱，以備寫作的參攷。

三、報紙的剪貼——每日看報，把有關教育的資料，剪貼在十六開的白報紙上，也放入「雜誌報分類櫃」中，待聚積既多，也同雜誌論文，分類合釘。

B. 蜜蜂般的融化——把所搜集的資料，仿照蜂蜜的方
法，一一化為己有：
一、讀書的消遣——以讀書為休閒的消遣，利用搜來的書報，不時翻閱；遇於有重要的地方，標紅存記。

二、札記的練習——真正學問的，必須有做札記的習慣。看到了好句好文，隨時摘錄入冊；有何心得或批評，也可信手作書。

C. 駱駝般的努力——然而一個研究教育的人，決不是教育的活書架。研究教育心理的，還得從事實驗；研究教材及教學法的，並須實地教學；研究測驗統計的，更要時常練習；研究教育行政的，又要練習設計……像駱駝般的努力，多努力一分，便多成功一分。更主要的，尤其是練習發表。人們有發表的慾望，然而有

吸收的要求；吸收越多，發表越有價值。中外不少教育家，都是從這發表的烘爐中鍛鍊出來的。
由此看來，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委實是研究教育成功的不二法門。

(4) 四輔系的選習——雖然，大學規程早就規定「大學各學院或獨立學院各系學生(醫學院除外)，從第二年起，應選定某學系為主系，並選定他學系為輔系」。可是各大學的規定不一，有的規定副系，有的則否。在這裏，我們就該當機立斷，依然決然選定輔系的修習。因為：
一、教育學系的畢業生，如果不修輔系，則將來出校，除了師範學校外，中學與職校都無科目可教；二、就是師範學校，教育科目也不多，不足以容納這大批的教育學系畢業生；三、中學或職校，所有教導主任多以教育學系的畢業生擔任，如果不修輔系便無法兼任教學。何況一些所謂科學家，正挖苦者出身教育學系的中學教師，他們說：「這大批的中學教師，熱心教育學中所包含的一切學問，而對於課程中所列出的科目，則無一專長」，所以我們需要選修輔系，根據中學時代一門最有心得和最有趣的科目來做我們的輔系，選修學分至少在三十以上，俾以主系教育之所學，來應用於將來輔系之教授，現身說法，教學示範，便更覺研究教育的有意義了。

(5) 外文的深造——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關於外文尤其是英文的深造。我們如僅僅為一個普通的教育專業人員，便算滿足，那末讀過許多中文教育書報，或許已很夠用；但如目的在教育專家的養成，則單靠中文，已無可為力。何況教育學系的目標之一，又在「闡揚教育學術」，所以外文的深造，顯見其重要。不過，外文的基礎，早就在中學時代奠定了的。但如大學一年的英文，倘能繼續用力，基礎自更鞏固。再有「教育英文」的學程，直接閱讀，實不成問題。我們應該多從教育學名詞的了解，像部定的「教育學名詞」(正中)、莊澤宣的「英漢對照教育學小辭典」(民智)、和檀仁梅陳德視的「英漢對照教育學心理學詞典」(福建協和大學)等，都是一種很好的工具。由原著與譯本的相輔閱讀，直至原本的直接閱讀，先求了解而後求其速度，應是外文閱讀必要的歷程。
總之，一位想進或已進大學教育學系的青年朋友，他由初步的修讀，而更進的究研，而學術的修練，而輔系的選習，而外文的深造，前程雖然美麗，中途却值得努力。而成功的關鍵，就得看這四年時間的善用或虛擲呀！
卅一，十一，二，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

(上接九頁)，或輕描淡寫的記載；否則還是抗戰期中老用的幾個成語「轉運」、「機動」、「完成最大任務」等等，但這一類的字也是到了萬不得已才發佈，發報的人，早已洞悉其中奧秘。實際上，戰事的消息，有外國報紙的報導，有人民的耳語口傳，也掩蓋不了。因之，反易以謠言的方式出之，反易為大眾所接受所流傳，正真成了不脛而走。新聞是一種輿論，在真正的新聞無法以正當的姿態出現時，正當的輿論也無法發表，於是只有偷偷摸摸的耳語口傳，成為謠言的世界了。最近一年來，內幕新聞雜誌為什麼是人人愛讀的，為什麼一個雜誌裏「通訊」一項最受人歡迎的，甚至為什麼人們為什麼愛看有刺激的文字的，全是由於普通官報新聞中找不到消息，找不到真正的消息，其作用一如真正的消息不易獲得，當然是謠言代之而興了。

有人說，謠言可能捏造的，「造謠中傷」，豈可視為人民意見的趨向。不錯，有的謠言確是捏造的。但為什麼捏造的謠言即為人所接受所流傳，羣衆豈全是一愚鈍之民。例如謠言某豪門套購港匯，伊人亦對謠言否認，此造謠中傷歟，抑捕風捉影歟？但言之鑿鑿，聽此無中生有歟，抑流傳失真歟？多少在其中也看出人民意志的傾向，否則為什麼一個窮百姓無人造他之謠，亦無人欲中傷之。

有人說，謠言畢竟是謠言，總不能如輿論之可靠，又豈可輕信之。誠然，謠言是情感的成分多於理智的成分，其信賴的自然不太大，不過在輿論窒息，思想沈寂的時期，唯一可以表達意見的恐怕只有謠言了，謠言經過流傳人的修改，當然也加入了流傳者的意見在其中；他為大眾所接受，當然也多少可以代表一部份的羣衆意見。寧可以信有，而不可輕其無，正所以警惕，又豈可視若無睹。

怕聽謠言的，正是諱病忌醫。圖諱的，尤屬不智。往往愈聞而謠愈熾，徒然予人以反暗示。所以為了消弭謠言，只有一條路：扶植輿論，廣開言路。有正當的輿論，謠言自可煙消雲散；到了人民不敢說話時，謠言自然不脛而走了。



我是怎樣逃出波蘭的

Stanislaw Mikolajczyk

作者是波蘭政治舞台上的要人，曾以逃出鐵幕，轟動世人。詳述其逃出經過的本文，載於倫敦 Sounding 什誌——編者

現在我可以將去年逃出波蘭的情形公開寫出來了。只是對於某些有關的人名或會隱匿過的地點還是儘可能的避免明白說出，免得那些幫助我出逃的人會遭受到共產黨人的報復。

那次我們為了奔向自由而出逃的共有八人，分了五條不同的路線走，但能夠安全逃出的却只有六個人。

我是十月廿日傍晚離開華沙的，那時我剛和波蘭農民黨的議員開了最後一次的會議，接着便催促的出奔了。

早在兩天以前，我就確實知道我被判處死刑的命令已經送達軍事法庭，法庭並且準備對我作誹謗可笑的審問。所以當會議開過後，我就即刻跳上車子，囑咐我那幹練的司機特里克 (Tryc) 趕快的駛回家去。當時我曾看見有十個監視我的秘密警察，其中還有一個是女性，也急忙的跳上了他們自備的兩輛車上，跟着追了上來。特里克這個勇敢的車夫，他平常就以超越和我同行的車輛為一種快樂，這次更樂意和他們鬥法。他不顧交通規則的限制，只是朝前奔馳，不久就使這些追來的車輛落後十萬八千里了。

當快要到達的時候，特里克並不和往常一樣的經過街上，而是繞過了一排房屋後再將車子停在和平相反的方向。但秘密警察的車輛却遵照通常的情形駛進街上，並停在街道的對面，方向也恰和我們的相反。

我囑咐特里克稍待一下，自己匆忙的跑進屋子去。首先將帽子取來戴在頭上，再穿上一件大衣，同時又拿了一件較大的大衣套上來。另外又將安全剃刀，刀片，面巾，剃鬚膏，牙刷，梳子，錢幣和手鎗等一起塞在口袋裏。假如他們要捕我的話，我準備用手鎗儘量的向他們還擊。至於穿戴大衣和帽子，則是扮偽裝的緣故，因為共產黨報紙所刊政治性的漫畫上，總是將我畫成一個肥胖，禿頭，不

着大衣的短裝樣子。

當一切都檢點停當後，我就對我的秘書查勒斯基 (Zaleski) 囑咐幾件簡單的事。同時要他和我一道上車出去，待走則秘密警察見不到的地方，再下去前往車站上，替我買一張到勒士諾 (Leszno) 的車票，並約定我在晚上八點鐘來車站晤他。

接着我們離開屋子，這時正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天色已經很黑了。當我們一跳上車子，特里克便飛也似的開出去。那兩輛秘密警察的車子這時要繞一個大灣來追我們，更使我們的時間從容許多。特里克還是開足了馬力向前駛，越過了沿公路的幾個站房後，查勒斯基便跳下來獨自到火車站去。我又囑咐特里克熄滅車上的燈光，改向右面的支路行駛。不一會就看到兩輛載着秘密警察的車輛還是沿着大路追我們去了。當時我沒有對特里克說我是在出逃，因為我知道將來發現我出走後，他是一定會被訊問的。所以在到了我們一個友人家中門口時，我便命他停下來，同時和他道別。

後來我又搭上了一列馬車，穿過城裏，並到了農民黨的印刷所一下，這裏離車站只有三百公尺遠，約在八點鐘左右，我走向車站。查勒斯基正等在那裏，我們很嚴肅的握着手，我覺得一張車票已遞到我的手掌中來了，於是我對他點點頭便走上車去。

二等車廂擠滿了農人，小公務員和一些受重安置運動影響的犧牲者，大家都帶了小孩和雜物。我在一個角落裏找到一個座位，特擺出一張報紙在面前，不一會就入睡了。

廿一日天亮時，我在阿斯特羅 (Ostrow) 站下車，再換到勒士諾的火車，但當車子快要到克羅托斯哥 (Krotoszyn) 的時候，我便在一個小站下來了，這個站名我不能說出來。

這是一個我很熟悉的地區，因為我父親出生在這裏，自己小的時候也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當然在這裏我是容易被人認出來，但因對地方的情形非常熟悉使我方便的地方也更多。我決定走向一個鄰近的村莊去，再從那裏穿進一座森林，最後到了一家看守森林的農戶。我用手敲着門，頓時我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當聽出裏面講話人的聲調後，我又釋然了，因為正是一個東部波蘭人發出來的語音。我走進去並將門關上，然後請他給我一杯牛奶喝。

他對我有敵意，這是由於這裏的秘密警察，常認這些森林工人會聯絡居民來反對國家的奴化，所以警察對他們總是很奇慮的，他或以我也是那種人。

「一九三九年你會被蘇聯擄去過的，是不是？」我問他。

「是的，」他仍然帶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回答我。

這是我已知道他必定是我一個可靠的朋友了。

「我是米柯拉葉齊克 (Mikolajczyk) 了，我直率的告訴他。

他頓時改變了態度並連忙的把門鎖上了。

「你到這裏來做什麼？」他問道。

「我正要由此離開波蘭，」我回答他說。

這時他的臉沉下了一會又發了一下肩膀。

「你一定要走，我真覺得歉然，」他繼續的說，「不過在六個月以前你就應該離開的。好，願你平安的到達，你可將我們目前的遭遇告訴西方的人民。假如你還留在波蘭的話，一定要遭殺害，現在我們真不願意再聽到任何死訊了。」

當時我們便商議怎樣越過邊境的辦法，最後決定由他立刻乘自行車去和一個專門從事走私貿易的團體接洽，看有沒有辦法。我就留在他的農舍裏等他回來，我的飲食也由他的女兒照料。

廿二日上午他回來了。「你有好消息了」，他說，「在伽賓 (Gubin) 附近村莊的一個走私團體願意帶你出境去。」

廿四日便有一部貨車開到這小屋子的門口，我即刻和我的友人道別，和司機一道上車去了。

「等一會你要會見的人也並不是一個怎樣重要的人，

「司機對我說，「他住的那村莊也不很大，但他却是那村裏的最著名的共產黨員。」我一直的望着他，最後他倒笑了起來。

「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繼續的對我說，「他不過是人家知道他是黨員，這樣就可使他減少許多困難。他常常招待成守邊境的士兵，波蘭人或蘇聯人都，並且總是使他們喝得酩酊大醉。」

這時我們已經到達了那個人的住處，那人便將我領到樓上一間黑暗的臥室，並對我說：「這裏就將舉行一個酒會，你一定要將門鎖好，除了我回來外，任何人叫門你都不開，我敲門的方式是以V字為號，即三下短的一下長的聲音，你要注意辨清。」

樓下在張着宴會，滿屋子都充滿了喝醉了的波蘭人和蘇聯人的笑聲和歌聲。正當宴會開得最高潮的時候，我聽見三短一長的敲門聲，待打開門時那個人即對我說：「來！快些來。」他領我從後邊的樓梯下去，我見一個波蘭士兵獨自站在那邊的場地上，即用手握住了自己的手鎗。後來我們三人急忙走過一段有六哩或八哩路遠的野地，最後走上了一條大路，那裏正停着一輛吉普車，由一個紅軍軍曹看守着，另有一個德國人和他在一起。

我這時一切都只有信任他們，於是踏上吉普車，坐在後排的座上，我的手還是不敢放下手鎗，就在這死一般的寂靜的夜幕下，我們的車子一直的向前開。走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後，車子從大道的左側拐了彎，駛進一個寂靜的小村落。當我在黑暗中察覺這裏有德國地方的標誌時，我的心活躍起來了。車子飛也似的穿過村莊，在村外的一家農舍前停下來。這時正是早晨五點鐘，一對年老的夫婦從裏面出來迎接我們，另有一個裝飾入時十分美麗的女郎跟着一道出來，一看就知道這裏又是他們走私組織的一環。這對老夫婦把我引到一間後面的小臥室，和我道了夜安走了。到此我已知道我是在德國，雖然是蘇聯佔領區，但總是德國。

次日早晨九時，那個女郎送了咖啡和麵包到我的房裏來，她坐下後我把一枝香煙給她吸。然後她告訴我出逃的下一步驟，她認為蘇聯在柏林的檢查很嚴密，經過那裏一定要冒大危險，所以必須要改變計劃，計劃改變後需要多出五百美元。接着她說：「請你現在就付給我。」我把錢付給她後，再計算一下到當時為止為出逃所付的費用共一千一百美元，另加二萬特羅梯（Zloty）（波貨幣），這筆數目也約合三百美元。

廿五日我穿了一件破爛的農人衣服，由他們用馬車送我到另一個村莊去，路上沒有發生什麼事故，只被三個搜尋電話機的紅軍詢問了一次。廿七日又由一個小孩駕馬車將我從這個村莊送到一個火車站去，當我們到達時，火車也剛好進站，我們下了馬車走過那擠滿了德國人和蘇聯兵士的月台，踏上一節三等火車。在火車旁另一站時，那小孩就領我下了車，再同走到一個距站約有五哩遠的德國人家裏，我在一間小房間裏過了三天的恐懼日子。

第三天晚上，開來一部載有一個平民和兩個紅軍的吉普車，他們又叫我跳上，車子開到一個接近英蘇佔領區交界地方的一個森林裏停下來了，那一個平民和我一道下了車，我們兩人在森林裏行進，直到晚九時才到一個開敵的地方，那裏又有五個人在等着我們，而且都帶了武器。

我們繼續在黑暗中前進，繞過一道一道的密佈鐵絲網的堡壘。當天色剛要放亮的時候，到達了一個德國的小城市，他們就在城郊停住了。

「你已經到了英佔領區，」其中的一個首腦對我說，「我們就在這裏和你分開。待天大明後，你可到那個屋子……」他用手指着那屋子，「那裏住有一個英國的官吏。你現在稍等一會，不久就可會見你的朋友了。」

到了七點半鐘的時候，我走進那屋子去，要求見英國長官。等一會兒，一個看門的德國人回答我，同時將門關上鎖住了。當時我真想衝進那房子去，但念及自己的安全，感到我還是處於無助的危險境地，沒有那樣做。最後有一個青年士兵走到門邊來了，不片刻就請我進房子去了。我是來柯拉葉齊克，我對他說。他臉上頓泛出露齒的笑容，連忙和我握手。「我們從無線電方面獲知你已經出逃了，」他笑着說，「但總以為是蘇聯將你殺害後，故意造出一個你出逃的消息來。請稍待一會兒。」說完他又進去了。

不一會，他和一位粗暴的英國陸軍上校出來，上校要我拿證明文件給他看。我對他說了許多不能攜帶證件的原因，但他始終不了解。最後我要求他用電話向貝文或邱吉爾詢問，他也不肯，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後來我告訴他我所認識的一個在戰時和波蘭地下人員做過秘密聯絡工作的出名人物，這樣他才對我改變了態度。

兩天以後，他們送我到航空站去。英國皇家空軍派了一架專機來迎我，我乘機到了幸福安全地帶的英國，又和妻子小孩們聚在一起了。（京方摘譯）

（上接七頁）八〇，〇〇〇担，同時，在另一方面，本年度的消費量，須要米六八二，七七〇，〇〇〇担；麥六三六，四三〇，〇〇〇担，故本年度，米的不足額為二七五，八六〇，〇〇〇担；麥的不足額為三〇八，六五〇，〇〇〇担。

此不足的数量，美援是不是可以彌補呢？據為買米麥用的數額是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此數額，可能供給米二二五，〇〇〇噸，或四，五〇〇，〇〇〇担；麥，一七八，〇〇〇噸，或三，五〇〇，〇〇〇担，而且，這兩個數量中，在去年內，可以輸入的，只有米三，三七五，〇〇〇担，麥二，六二五，〇〇〇担，此輸入量，與不足額相較，相差甚遠，猶如滄海之一粟。

假使說，從加稅，加價，籌一筆錢來貼補配給，則我們要問的是，加稅可以籌多少錢？加價又可以籌多少錢？加稅加價可能籌的錢，是不是足夠向國外購買米二七二，四八五，〇〇〇担？麥三〇六，〇二五，〇〇〇担？糧食一項尚且如此，其它如布、煤、鹽、油、糖等的配給，如何能辦得到足夠數量，亦頗成問題。實行統制經濟，我們必須要有根據統計資料，以斟酌配給範圍的大小。這一點，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主張配給的範圍，應當小，僅限於公教人員及產業工人，小範圍能夠作到，已是成功的限價配給了。

至於其它的物價，曾說，聽任其尋求自然價格，不加以直接的控制；但這并不是說，完全放任，我們可以採用間接的控制方法，以減輕通貨對物價的壓力，如1. 動用已收兌之大量黃金外匯，輸入所急需之原料，以吸收游資；2. 出售外匯期票，以凍結游資；3. 鑄造大額含金硬幣，以收縮游資。這樣，物價上漲如可緩和，已是成功的物價政策了。

原子彈對氣候的變化有影響麼？

本刊資料室

原子彈的爆發對以後數月中的氣候是否有重大影響呢？這是科學上目前許多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非常肯定的一不「字，但僅僅這一個簡單的答案似乎並不足使詢問者悅服。

由於地球轉動的偉大自然力量，一個原子彈的爆發，其所發生出的力量，若與偉大的自然力相比，簡直是滄海一粟，祇是像一個小跳蚤咬了一口而已。

氣候是屬自然現象之一部，因地球上大氣的流通而形成，大氣則由於一方面自太陽中吸收一種能，另一方面將熱輻射於太空，地球自轉不已，日夜循環相繼，且地球上熱帶地區和寒冷極地的大氣相接流通。

氣候的變化主要原因由於太陽放射出一種能到地球上來，太陽是一個巨大的原子能鑛藏，它緩慢地將原子能放出，它每分鐘耗用其體中八十四億(8,400,000,000)磅，其中大部是氫，這數量就等於三千六百萬(36,000,000)磅的鈾，假如一個原子彈以含十八磅鈾計算，那麼太陽每分鐘所放出的能便等於二百萬個原子彈。

在兩星期的時期中，太陽的射熱可能較正常情形多到百分之二，有時或略少，假如這高低的相差為百分之三，那麼這所增加的能就等於每分鐘增加六萬個原子彈，或說等是每天增加五十億以上的原子彈。

太陽正常的射熱量每二十四小時約等於一千七百五十億(175,000,000,000)個原子彈，我們可直接觀察出來的唯一的一個氣候變遷，便是熱帶所發生的颶風，是由於前節所述的太陽每天有五十億個原子彈爆發發出的射熱差所產生的結果。

就我們所知，三年來祇有六個原子彈在地球上爆發，這與太陽所放出的原子能相較，還是極其可憐，但太陽距地球甚遠，約有九千三百萬(93,000,000)英里，因此，太陽所發出的熱能，在經過一段這般長遠距離之後，

到達地球時，其熱能較之自太陽發出時，減弱了兩百倍，同時，地球在宇宙間茫茫太空，僅如一粒微塵，它所獲得太陽的射熱，僅為太陽全部射熱的二十分之一，因此，地球所獲得太陽的射熱量每天等於八十個原子彈，或是一年等於三萬個原子彈，其中大部份均射放於熱帶地區，因而形成一種熱帶暖熱的氣候。

地球上每一平方碼面積每小時所獲得太陽的射熱為一馬力，所以全地球在廿四小時中所獲得太陽的射熱約為廿五億馬力，這巨大熱力的大部份是耗用在使海洋中的水化為蒸氣，上升至空中以形成雨，並使空氣移動而形成風。

假如某一天有一個原子彈爆發，那麼它所增加的能，還不到地球於一天中自太陽所吸取能量的百分之五，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來衡量原子彈對大自然的威力是渺乎其微，三年中十個原子彈它對於氣候的改變簡直是沒有甚麼影響。

地球是永遠沐浴於宇宙綫中，每一個宇宙綫分子都是一個「單原子」彈，一個宇宙綫分子在大氣中爆發約可產生三百億伏特的電，一個鈾原子的爆發則僅可產生二億伏特，所以宇宙綫分子爆發所產生的威力為鈾原子的一百五十倍。

假如宇宙綫分子的速率是每分鐘一平方英尺(實際上恐怕還要高得多)，每一個宇宙綫分子所發出的能祇是和一個爆發的鈾原子相等，宇宙綫分子瀰漫於太空，其分子的數目恐或超過3,5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這個數目，却僅約等於一磅鈾中所含鈾原子數目的十分之一。

宇宙綫分子所放出的能平均為鈾原子所放出能的一百倍，所以宇宙綫每天所放出的能約等於一個十磅的鈾原子彈所放出的能。

宇宙綫並不集中在一起像一個炸彈一樣，但是它却比

任何炸彈都更接近我們得多，在我們整個一生中，無論我們是在室內或室外，或是任何其他地點，它總是無時無刻不分晝夜地每分鐘都穿過我們的身體，自二十萬萬年前，地球初形成以來，直到今日，宇宙綫永遠在圍繞着地球，瀰漫於太空。

在我們身體上，我們找不出宇宙綫的痕跡；在氣候的變異上，同樣地我們也窺察不出宇宙綫的秘奧，至於原子彈，即使是在原子彈爆炸的鄰近地區，也探尋不出原子彈對氣候的影響。

科學小品

橡皮舖路

過去十年中，在尼德蘭(Netherlands)開始試驗以地氫青與橡皮粉相混合，用以舖設路面，其厚約五公分至十公分。

據稱此種用橡皮粉和地氫青所舖道路的優點如下：

- 一、路面耐久不毀。
- 二、路基得到更良好之保護。
- 三、養路費可節省。
- 四、因車輛受損修理，匪徒乘機攔劫旅客之事減少。
- 五、路面有良好的防滲性。
- 六、路面絕少灰塵，較普通更其衛生。

一種數字新符號

一位英國的科學家已計劃出一套代表數目的新符號，可用以代替今日我們所熟用的1, 2, 3, ... 等數字，他發明這種新符號的目的，是在求增進新式高速電算機的一閱讀一和一書寫一的速度。

倫敦帝國學院的華克勒先生(M. G. B. B. B.)於其最近出版的一自然科學雜誌的編者信中，他提出出一套直行的數字符號，在其所建議的數字符號中，5字變成一條垂直的綫，在其所建議的日所通用的一字，而其新符號中的1字，便像是一個箭頭，尖端向右，這正是現在我們數字上所用之表示一的大於一，而其餘的數字，則與以前所建議的符號相反，其餘的數字，其中0字的符號是一根簡單的一筆，或為角形，其中0字的符號是一根線，當中加一點。

華克勒先生加以解釋說，高速電腦解決數學上計算的問題是很快的，但要把這些計算的問題送入機器中，以及待其計算完畢再從機器中取出答案，這却反而慢了。

此項困難，因為新符號更簡單，這便使一低級智慧

通訊版

宋子文與廣東的「人民解放軍」宋毅

(廣州通訊)自從一八、一九二一的限制解除後，「拒售潮」總算過去了，人人像是打了一枝興奮針。可是一波又一波，前浪又後浪，波波浪浪的反覆沖擊，使人們的心緒好像已無法平靜下去。目前人們所擔心的是治安的維持。若說廣東的治安問題已成了急務，一定會有人說我是誇大其詞，其實，你若有機會常和那些來自外縣各城市的人們攀談，則一定會聽到「各線航行，大受威脅，如不繳熱性費(即保護費)，隨時有被劫的可能。連「命」繳了，又……」……他在近期内不能將匪肅清，則地方人民將無寧日?」等等令人擔憂的話。

自從「中國民主促進會」指揮下的軍隊，投誠的投誠，被擊潰的被擊潰以後，活躍於廣東地區的反政府軍隊，只剩了受中共指揮的「人民解放軍」了，他們的分佈面相當廣闊，組織也相當嚴密，騷擾地方和使政府當局頭痛的正正是這些人。今綜述其在各地活動的情形如下：

(一) 廣寧區：廣寧是西江流域綏江上游的一個三等縣份，從宋朝陳某的奏摺上——螺壳山高，離天三尺，人過低頭，馬過貼脊，磨刀石斷，飲水河乾，三宿連山……——就可知那裏是山嶺重疊和叢林密佈的所在。也

就是「西江人民義勇隊」所以能在此地盤踞三四年的原因了。過去這股地下軍沒有被人們重視，一則因為地處偏僻，二則也為了行政官吏的故意粉飾太平。最近第三區行政專員兼清剿司令官曾西桂東清剿指揮官的莫福如將軍，親率着二千團隊，攻破了這座小紅都，根據據獲的文件和戰俘的報告，得知其組織內容如下：

(甲) 政治——廣寧是他們活動的分區，叫「廣寧分區」，其下設三個行政督導區以管轄之，每個區內部都設軍事、經濟、羣運、宣教四組，另設有軍械局、油印室、民聲報社等。區下設鄉村、每村由人民「自動」的組織耕友會、貧農團、姑嫂會等。鄉設軍事、民政、民政、福利四股，算是最基層的組織。(乙) 軍事——正規軍約有八百人，民兵兩千人，此外參加受訓的壯丁尚有四千人，最高指揮官是梁湘(即梁東海)，正規軍共分十一個隊，每隊中分設大小中隊，人數多少不一，隨勢力增長而擴充，十一個隊的名字是：東海、飛雷(已往陽山、英德方面另闢根據地)、海波、學植、歐新、第三區直屬中隊、武功、懷南、懷東、飛燕(已往德慶和高要邊界另闢新根據地)、和馬奔(已往清遠一帶活動)。(丙) 經濟來源——

共有五項，主要的是勒收行水，如強收竹杉排船隻行水等，(據調查每月所收的行水達白米三千餘石)，自從三四個月前清剿部嚴禁綏江航商向匪繳納行水後，經濟來源大受打擊。其他如沒收地主及富農存穀，強征義務公糧(每石征二升左右)，向富農打單勒索及搶劫等。(丁) 羣運工作——在這一分區內，有羣運組專司羣衆運動，他們做得相當嚴密，當地居民都被強拉或誘惑參加了組織，這當然與那美麗的號召——「一分田分地，減租減息」——有關係，加之常常施小惠于農民，致使貧富也樂得接受他們的組織：作協助性勤務(如放哨、担架等)，或去打「灰條」(他們稱「自新」的幹部為灰條)打土骨(稱自衛隊)、打西骨(稱廣西軍)、或是打牛骨(稱廣東軍)。

(二) 開台區：這一區關於第一清剿區，在司令官周漢鈞「看門口」政策之下，匪勢並未稍減。在此地活動的共分兩大股，一為鄧錦波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廣陽支隊」及散居在新鶴兩陽邊境內的共八九百人。一為林興華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台、開、赤總隊」，約四百餘人，活動地區都在新興、鶴山、新會、開平、恩平、台山、赤溪、陽春及陽江等縣的鄉間，他們正和其他各地的匪軍一樣，流竄於防禦薄弱地區的各城市鄉村間，用諸般手段爭取民心，攫取人力物力。近月他們數襲水口，劫掠台山墩寨和開平縣的錦湖，在沙赤公路上還焚毀了三江橋，同時在蒼城、台

城、三埠等地，都曾發現過煽動老百姓起來「革命」的「人民報」。上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時許他們的隊伍四百餘人，攻入鶴山四區宅梧靖村，為聯防隊發覺，巷戰六小時後，鄉民被擄去六人，水牛被牽去六頭，稻穀被劫去兩萬多斤。

(三) 粵嶺湘區：在這一區裏不像前兩區局勢那樣嚴重，匪徒人數也沒有前兩區那樣多，但據新(豐)英(德)佛(岡)聯剿主任兼新豐縣民衆自衛總隊長陳樂夫的談話，已可見局勢的一般，他說：「上月間率隊進剿新佛邊區匪巢，收復連田鄉，陷匪多年之地，獲重見天日，三日來與匪戰鬥三十餘次，斃匪五十餘，斬獲匪首張文灼，及匪總指揮賴蒼天、盧槍二十餘枝，匪徒自新者達百餘……」此外南雄等地不時發現匪蹤，一週前匪首何俊才所率領的「人民解放軍粵贛先遣支隊」曾偷襲過翁源，為了推行清剿，該區參謀長郭永鏞於本月十六日還搭乘專車，特別出席贛省第四區的行政會議。

(四) 欽廉區：這一區是清剿區的第八區，據統計自九月份起，合浦方面：與匪作戰四次，斃匪三十六，傷匪四十三，獲步槍一，手榴彈二個，文件一束，衣服一包。靈山方面：與匪作戰一次，斃匪三名，傷匪首十名。欽縣方面：與匪作戰四次，斃匪首一名，匪徒二十三名，傷匪首一名，匪徒十六名，俘匪五名，獲步槍二枝，手榴彈一枚，文件一束。防城方面：與匪戰鬥十三次，斃匪首二名，傷匪六十四名，獲手槍一枝，手榴彈二十顆，地圖一幅，文件一束，勒糧單據二十張。

(五) 海南島區：海南島中南部山區及各縣大部皆鄉村，很早就陷於匪手，而近來保亭、白沙、樂東三縣又宣佈撤退，最近匪軍發動進攻崖縣陵水等地，威脅榆林港。其主力據云有六個縱隊，現正集結於萬寧、白沙、保亭、陵水、崖縣、昌江等縣境內。國軍以島上治安又趨嚴重，正抽調大軍前往協剿，大戰已迫於眉睫。據聞島上共軍火器除一部係抗戰時掠自日軍者外，大部係由某國的一「幽靈」船隻自東北運送來的。

(六) 東江區：上月二十日匪首黃友高率領部衆約八百人進襲惠陽縣屬三家村，與保安十三團展開激戰，經一日的戰鬥，匪不支潰退。又河源匪首黃標、李民強率部衆四百餘人竄擾縣屬久社鄉，四方圍一帶，自衛隊因寡不敵衆，被迫退出高地，至河源指揮所派兵馳援，才解了圍。第四清剿區為確保沿江冬防治安，特飭令惠(陽)、博(羅)、河(源)、紫(金)沿江各鄉鎮成立聯防辦事處，以禦不測。廣九路上的平湖，十六日曾遭襲擊，深理也曾于二十五日被擾亂，即使一東江縱隊一還沒有恢復，則這一帶的「人民解放軍」已經夠活躍的了。

(七) 閩粵邊區：一閩粵贛臨時委員會「是由匪首劉永生、張其耀領導的，其活動地區，除閩西南各縣外，贛之尋鄔、粵之五(湖汕一帶)、六(梅五一

帶)行政區所屬各縣均屬其範圍，在遺留「臨委會」之下，設有二個機構，一為「西南特別委員會」是黨的活動組織，轄有各縣或聯合數縣的工作委員會及中心縣委；一為軍事機構的「閩西南軍分區司令」，「贛江支隊」及「粵東支隊」，軍事行動均由其指揮。活動方式，就是所謂「白皮紅心」政策：秘密滲入鄉保學校，或自治基層，藉資掩護其建立組織，現在分踞王壽、象湖和銅鼓嶂三個山系中，該地附近，鄉村教育幼稚、民風強悍，加之地勢險要、交通梗阻，得使其建立成一個主要的根據地。閩粵邊區總指揮喻英奇為精簡前二山系的股匪曾在梅縣松源設立指揮所，近又調保安十二團駐紮內村，以便就近剿銅鼓嶂的股匪，自蕉嶺收復後，目前看來，這邊區的局勢已較前好轉。

(八)雷州半島區：接着海康附近海面的時常被擾。粵桂南區清剿總指揮部幾次的圍剿，據要佈的戰果也是赫赫驚人的：當場擊斃匪首、一海徐別備總隊長歐汝穎，副總隊長林良凱，中隊長何敬秋等八名，另斃匪兵十餘名，並擒獲匪中隊長鄧維國，鄧鋼洪二名，可是仍免不了有「湛江之變」的演出。

自上述所說，提起治安的問題，又怎不使人惶恐！由我想起宋子文於去年來粵主政時發佈的談話來：「今日主要的是剿匪問題，如果匪患能解除，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如果不能成功，那麼一切也就成爲空談」。光陰荏苒，轉眼一年多了，一切的一

切，也都成了空談！他是廣東人，這次來是「服務桑梓」，自不能與其他的封疆大吏相比；他是「善用才智」的理財能手，「剿匪」經費的不足不啻是請自中央，還是籌自地方，或是一另謀辦法，據想也不成問題。加之他與現政權的關係，和自身過去的「聲望」，與一般人對他建設一

搶購聲中話揚州(讀者來訊)

逸萍

遠在十天以前。揚州，這一個古老的歷史名城，隨着晚秋的光臨，帶來了一種風，一種沁人心脾的涼爽風。當這種風吹到揚州的市面，平地地給這平靜的古城，增加了無數的花朵。旬日以來，這種風一直在繼續地吹，變本加厲的吹，多凜冽的一風！呵，多猛烈的一風！呵！

也許由於記者的敏感，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捷音」，很快地傳遍了京滬各地。約一個星期前，筆者曾在報紙上讀到一篇關於各地搶購的文章；從他那簡短的介紹中，揚州居然幸運地被「提名」了。一向被人忽視的廣陵古郡，能夠博得如許人的「刮目」，這是她的幸運；然而，也正是她的不幸！

誠然，揚州是一個不甚令人留意的地方，由於她某些條件的缺乏，使她無法擠上各大都市的行列；益以她近數十年來，工商業的不景氣，更使她落伍了。不過，這裏所值得一提的是她龐大的人口數。揚州雖比不上京滬、平、津政治、商業上的重要與繁榮，但就人口而言，也總

數亂一大後方的期望，應該，把這烽火圍外的廣東另弄出一個樣子才對，可是，竟爾成了空談！夕陽西下，我獨步東堤，除看到秋風飄着炊煙南向之外，豪華景象已成了美麗的回憶，心田深處，籠罩了無限的哀傷！

(十一月四日)

屬二三流的都市之列。所以，在這供不應求，有加無已的搶購風潮下，問題實在有相當的嚴重性。當各地搶購風潮發生後，揚州便得風氣之先，而邁步向前了。正如前而所說的，揚州因人口密度比較大，是以當這風潮一揭幕，便馬上鬧得滿城風雨，莫可遏止。記得在月中的某日，筆者偶從街上經過，無形中發現一條長約二三丈的一字長蛇陣，搶購的空氣，遂從此肇始，類此的情形，一直演到第五日，筆者當時曾以玩笑的口吻向他(她)們說：「是不是又在發救濟物資？」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先生你來，將來更買不出呢！」一股驚愕的情緒，陡然湧上我的心頭，我開始感到問題的嚴重了。

搶購的序程，是這樣的：首先搶購的是布疋，揚州幾家大些的布莊，都被搶購一空，最近已關門大吉；至於暗中是不是還有囤積，祇有他們自己才曉得，也祇有天才曉得。布疋搶購之後，接着就搶購糧食、香烟、油類、燃料……等到這批東西，又宣告無市的時候，就連最不受人歡迎的紙張，書籍……也成了他們搶購的對象。近幾日來，燒餅、油條等食物，都搶起來了，弄得館子店裏的夥計，忙個不亦樂乎。從搶購之日起，到今天僅僅是十餘日，市面上除了極少數的冷門貨外，早已四壁壁立了，由於各物搶購的結果，造成了市面上空前未有的畸形現象；這時候，擁有物資的商人，真是南面王不如了。價格由他們定(指黑市)；大有說了一就不能說二的神氣；老百姓爲了獲得救急的必需品，也祇有硬着頭皮搶購，就是將一大把的金圓，買到僅有的物品，那又什麼辦法呢？於是，賺了錢的老闆們，自然是笑逐顏開，甚至聽說有些頭號的開商，他們爲了要避兔顯主的糾纏，竟到人間天堂的蘇杭去遊歷了。在這全國經濟恐慌，烽火燎原的今天，他們倒有這種閒情逸致的雅興，未嘗不是混亂聲中的奇聞！

俗語說得好：「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今天揚州城裏的老百姓，相信有十分之七八在爲上列數事而感到惶恐了。大家知道，布買不到，可以暫時不穿新衣裳；香烟買不到，也可以乾脆不抽，可是米油柴菜就不同了。常言「巧婦難爲無米炊」，試問有幾個真的能吃無米煮成的「飯」呢？至於煤炭等燃料，更是一日不可或缺的東西；此不但對無錢者的威脅，就是黃金遍地的大老闆人，也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據某軍機關的職員談稱，他家裏除感受「白色」恐怖外，

還有炭炭不可終日的斷炊危險。機關人員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旬日間，街上已買不出肉了，肉的代用品雞鴨等，也逐漸減少，半月不知肉味者，大有人在。人生吃飯第一，果真吃飯發生問題，尙何其他之可言？世事難料，誰會想到在勝利三年後的今日，竟有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最近，當局雖然積極在辦理配購登記，並決定自下月一日起實施。但能否如期收效，尙屬問題。筆者認爲，當局如果不趕快挪出具體的開源辦法來，僅有的現存物資，能維持多久的時間？老實說一句話，配購也好，搶購也好，倒霉的還是老百姓。說到搶購嗎？並不是真的伸手去搶，而是要用新的金圓，才換得來的；試想他們所有的金圓，何嘗有那些開人們的幾千萬分之一？進而說到配購嗎？也恐怕可憐得很，在處處講人情面子的現社會，他們既沒有地位，自然無所謂人情，更談不到面子，正好像砍肉一樣，好的肥的沒你份，頭頭腳腳才是他們應有的享受！

世局滄桑，今天的揚州，已經不是「煙花三月」的揚州了。尤其在三種風(冷風、搶風、謠風)的襲擊下，揚州的確在變了。變得那樣的淒涼，暗淡與惶恐，從街頭看到巷尾，從豪商看到平民，一種悲歡迴異的氣氛，重重疊疊在他們各種不同的臉上；那是一箇人間的萬花筒，一幅現實的衆生相！今後，對於揚州數十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筆者真寄予無窮的悲觀與杞憂！

(十月廿九日)